



書叢史洲亞

話史坡加新

著忱鐵曾

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

書叢史洲亞

新加坡史記

著忱鐵曾

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

789(25-150)

新 加 坡 史 話

著 者：曾 鐵 忱
出 版 者：黎 明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總 發 行 所：黎 明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北 市 信 義 路 二 段 二 一 號
台 北 市 重 慶 路 一 段 四 十 九 號
台 北 市 森 林 路 一 〇 七 號 文 化 大 樓
印 刷 者：黎 明 文 化 事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出 版 部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四 年 六 月 一 日 出 版

定 價：新 台 幣 陸 拾 元
郵 政 劃 帳 一 八 〇 六 號
行 政 院 新 聞 出 版 事 業 登 記 字 號 一 八 五 號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新加坡史話」序

祝振華

歷史是人類活動的記錄，這種記錄多以官方的記載為根據，由史家執筆寫成，而且多半只記大事，不載細節。在理論上說這種記錄雖然可靠性較高；可是，可讀性卻不高。

史話則不然，它的取材巨細兼收，筆法亦莊亦諧，可讀性較之正史要高很多，如果寫史話的人學識淵博，觀察入微，考據嚴謹，其可靠性可能與正史不相上下，而其社會教育的功能就遠比正史為大。湖南曾鐵忱先生手著的「新加坡史話」就是多年難得一見的傳世之作。

「新加坡史話」分一、二兩集，第一集在西元一九六二年二月十五日出版後，竟在兩天之內銷售一空，足見其內容豐富，文筆生動，與可讀性之高了。第二集於一九六七年問世，由於第一集洛陽紙貴，所以更能風靡一時，成為東南亞多年來的第一部暢銷書。

反共報人曾鐵忱先生這本書中的各章，卻是在新加坡相當左傾的華文「南洋商報」刊載過的，足見公道自在人心。第一集共蒐集二十篇，由開發新加坡的英國萊佛士爵士，和當時統治馬來亞柔佛州和新加坡的天猛公阿都拉曼的會面開始，揭開新加坡史話的序幕；接下去就是「新加坡開埠的一頁」，前者附有萊佛士爵士的照片，後者附有一八一九年二月六日萊佛士爵士與柔佛蘇丹簽訂「友好聯盟條約」的場地佈置圖，都是第一手史料，既可徵信於讀者，又能與精彩的文字相呼應，的確是最理想的安排，圖文並茂的「新加坡史話」，由始至終都能貫徹這種巧妙的結構，再加以多用直接的引述，更顯得

有根有據，相得益彰，例如引用當時目擊新加坡開埠的英國船長克勞福的日記，就是一個好例子。這種例子書中隨時可見，讀者不妨細細去玩味。

對新加坡影響最大的外籍人士，應首推英國的萊佛士爵士。紀念他的建築物和文物不少，例如「萊佛士坊」就是人人熟悉的公共場所之一，這是新加坡當年的「商業廣場」，原為口頭傳播新聞的地方，也是各界交換情報的中心，更是百年前新加坡人生活中的一個重要活動場所，至今仍是觀光客樂於憑吊的勝地。書中對以萊佛士坊為中心的一個世紀以前的生活情形，也描述得十分精彩，極具學術價值。

本書的作者顯然是一位情報專家和卓越的新聞記者，書中的每一篇、每一節，都有最能引人入勝的珍貴資料，再透過生花妙筆的繪影繪聲，讀來猶如看一部層次分明，剪輯緊湊，並附有詳細動聽的旁白的紀錄影片，給人的印象真實而深刻。如果製片家有一天計劃攝製一部「新加坡歷史文藝鉅片」，或者新加坡電視台要製作「新加坡史話」連續劇的話，本書應當是最理想的基本參考之一，甚至可作為製作的藍本。我說曾鐵忱先生是情報專家，卓越的新聞記者，並非他生前曾經做過情報工作，而是說他有能力像情報專家一樣從資料的浩瀚大海中精選重點，而且以他卓越新聞記者的學養，客觀、生動而幽默地報導事實。此外，再從他在本書那數不清的直接引述中，更表現了嚴謹的治學功夫。

撰寫馬來半島的發展過程與歐洲人亞洲殖民歷史的學者，從「新加坡史話」中更可以獲得珍貴而可靠性極高的史料；小說家們也可以細讀書中有關人物的記載加以利用，例如：「鴨都拉筆下的胡先蘇丹」；「萊佛士腋下的裙帶風」；「新加坡旅遊史上的閩客」；「新加坡的水上人家」；漳宜監獄的故事」等篇，都是上好的長篇小說素材。還有：「獅子城的老虎故事」；「古新加坡拉屠城記」；「海上仙

山茶碗島」等篇，更是童話故事的好材料。如果有人想以新加坡爲主題撰寫間諜、偵探、戰爭小說，不妨參考書中的「萊佛士用間秘紀」和「古新加坡拉海戰記」等篇，可能很有幫助。

我還要特別強調一點，就是：在本書裏所報導的新加坡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出，中國人雖然出力不少；可是，他們卻不存絲毫政治野心，只把刻苦耐勞與勤儉堅忍的美德與優良傳統，帶給新加坡。同時，在第二集的最後一章裏，更記述了華人新年種種，讀來令人懷念傳統的中國年節，文中的兩幅插圖——楊震夷的木刻「賀歲圖」與冰羽的「農曆新年前新加坡牛車水即景」——更具有畫龍點睛的功能。「賀歲圖」中所顯示的一百廿年前傳統華人新年時期樂享天倫的情景，不但使人追憶幼年時期過年的幸福往事；更叫人格外嚮往充滿了慈祥友愛的倫理生活。

書中也記述了「最悲慘的華人新年」，那是在西元一九四二年，當日本軍隊十二月八日偷襲珍珠港時，同時空襲新加坡作爲佯攻，遂於十二月十五日淪入日軍之手，這個新年「便開始了新加坡人民的煉獄生活，一直沉淪了三年又八個月才重見天日」。最近新加坡政府將當年日軍向盟軍投降時的情形製成臘像，設館陳列，把這一頁日本軍閥的醜史無限期的展覽在世人面前，供萬民萬世憑弔，真是明智之舉。「新加坡史話」唯一美中不足的，可能是未將新加坡文教方面的史料列入，這可能是由於著者謝世太早，真令人無限遺憾！說到這裏，我建議著者的哲嗣曾昭谷先生立即「接棒」，加以補述，力求這一部珍貴的史話得以完整，關於這一點，深信昭谷會欣然同意的。這樣做法，正如中華民國元首 蔣中正先生當年爲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撰寫「民生主義育樂兩篇補述」，深具歷史意義。

最後，我要附帶向讀者報告昭谷和我的友誼。一九七一年（中華民國六十年）十二月初，我應「亞

洲大眾傳播學會」(Asian mass 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and Research Centre)之邀，出席該會在新加坡舉行的首屆全體委員大會，當時中華民國剛剛退出聯合國不久，國際姑息中共的逆流正在氾濫，會中有人倡議邀請中共代表出席大會，報告中國大陸的大眾傳播事業及新聞教育。就在這個時候，我挺身而出，力斥中共只知利用大眾傳播工具愚弄同胞，欺騙世人，以遂行其心理作戰的陰謀。昭谷以新加坡共和國會員的身份，對我的主張予以全力的支持，於是我們並肩作戰，一舉擊敗原提案人，大獲全勝。從那時候開始，昭谷和我就成了「患難之交」。接着一九七二年和一九七三年，我先後三下南洋，或出席會議，或短期講學，每一次都能跟昭谷聚首暢談反共及中華民國的復國大業種種，彼此推心置腹，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真是我今生引為最大的快事！他的正義感，愛國心和大無畏的反共精神與作為，更使我由衷地敬佩！昭谷小我十幾歲，我們一認識就以兄弟相稱，絲毫沒有一般世俗的應酬味兒，給人無限快慰，同時也為「傾蓋如故」的佳話平添了一個實例。

昭谷在一九三五年生於南京中央醫院，祖籍湖南益陽，十三歲時隨父母前往新加坡，他為人忠厚熱誠，崇尚固有的優良傳統，更熱愛中華文化。曾留學美國，目前正在從事教育與傳播事業，同時在公餘之暇，全力推行復興中華文化與建設新加坡共和國的許多學術活動。除了領導新加坡青年多方面為社會服務外，並擔任新加坡大學課外進修客座講師(lecturer)，國家生產力局客座講師、國家青年領袖訓練學院客座講師、生產管理協會主管公共關係的理事、馬來西亞公共關係學院及新加坡公共關係學院院士，以及中國學會副會長，足見他是新加坡共和國的青年才俊，也是青年人所崇拜的英雄人物了！我能夠結交這麼一位傑出的朋友，真是榮幸之至。一九七一年底回國後，我曾在台北「中央日報」以「難忘新

加坡」爲題發表長文，追述認識昭谷的經過，以及我們並肩反共作戰的情形，後來又將該文蒐集在拙著「說話的藝術」一書中，以資永久紀念。

現在，昭谷把鐵忱老伯的傑作「新加坡史話」，特地委託他血統上的祖國——中華民國出版界巨擘「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再版，其孝心與革命的感情道義，格外令人敬佩！黎明公司計畫將本書刊入該公司編印的「亞洲史叢書」，更是相得益彰。

此時此地，我這個未得親聆反共報人鐵忱仁伯教誨的愚侄，有幸先讀他老人家的遺著，並且提出自己的一點心得報告，也算是略盡爲人侄的一點孝道了；實在不敢言序。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一九七四）七月

於復興崗新聞館

亦算是序

曾昭谷

家父愛南洋；更愛中華文化。

他老人家雖然是中華民國的老外交官；可是到了新加坡之後，他卻專心研究歷史。並在編報之餘，先後寫了千餘篇文章，一部份的稿費曾經用來送我到美國去留學。

我遺憾的是他老人家逝世太早，我一時無法接班做完他的研究工作。

家父的「新加坡史話」能在自由中國台灣寶島再版，是我曾家的光榮。

我特別要感謝黎明文化公司總經理田原兄、政治作戰學校新聞學系主任祝振華教授以及中央社特派員紀華煌兄等爲本書的再版出力、鼓勵、寫序。

中華民國六十三年九月十二日於新加坡

新加坡史話 目錄

第一集

序一.....	祝振華
序二.....	曹昭谷
萊佛士和天猛公阿都拉曼.....	一
新加坡開埠史的一頁.....	一三
萊佛士用間秘紀.....	二二
鴨都拉筆下的胡光蘇丹.....	三五
萊佛士艦隊擺烏龍.....	四五
萊佛士腋下的裙帶風.....	五二
黃金公主的故事.....	六六
珍珠山的故事.....	七七

獅子城的老虎故事·····	八六
百年前新加坡的遭際·····	一〇二
百年前新加坡人生活起居注·····	一〇七
百年前新加坡的旅店·····	一一一
草創時代新加坡的社交活動·····	一一六
新加坡最初期的業餘劇運·····	一二一
新加坡旅遊史上的闊客·····	一三一
新加坡的水上人家·····	一三九
馬來漁民中的漁師·····	一四七
新加坡的蝦池·····	一五六
新加坡花展史話·····	一六六
新加坡影展史話·····	一七六
後記·····	一八八
再版後記·····	二〇八

第二集

前記	二〇九
古新加坡拉屠城記	二二三
古新加坡拉海戰記	二三八
新加坡交通工具史話	二五八
新加坡河的故事	二八八
棋樟山的故事	三〇三
聖安德烈大教堂滄桑錄	三一六
萊佛士看美國人	三三二
暹羅銅象的故事	三四五
星柔長堤的故事	三六二
漳宜監獄的故事	三七四

新聞島與德光島.....	三九〇
海下仙山茶碗島.....	三九九
新加坡的溫泉.....	四一〇
過新年的故事.....	四二五
後記.....	四四八

萊佛士和天猛公阿都拉曼

在一八一九年一月間，廖內·林加（亦作龍牙島）和柔佛是在一位蘇丹統治之下，新加坡島名義上也在他的管領區之內，而這位蘇丹却留在廖內，居然還遙領着馬來半島好幾個馬來屬邦的統治權。當萊佛士爵士銜命東來尋找新的貿易前哨站，會對新加坡島動了腦筋，要求蘇丹給予通商的特許權，但因蘇丹害怕荷蘭人，始終不敢同意萊佛士的請求。後來，萊佛士摸索到了新加坡，喜出望外，千方百計把蘇丹的異母兄弟誑騙到新加坡來，就尊稱他是「柔佛蘇丹」。這位蘇丹名叫東姑胡先（Tunku Husain Muhammad Shah），即是鼎鼎大名的東姑朗恩（Tengku Long），同年二月六日跟萊佛士簽訂「友好聯盟條約」的就是他，他曾應用蘇丹的璽印加蓋在該項條約上，給予英國人以在新加坡島上建立通商前哨站的特權。後來英國東印度公司爲了答謝他，除給了他五千塊西班牙銀元，還特給予終身奉養金，他就在新加坡定居下來。之後百數十年間，他的後代子孫一路來就留在新加坡，居住於甘榜格蘭（Kampung Giam），但他們並非跟現時柔佛蘇丹王室是一家人。

東姑朗恩是另一位酋長的後人，他原也不是新加坡島的實際統治者。當年統治新加坡島的人，是柔佛的天猛公（Temenggong of Johore），萊佛士爵士一行人在新加坡登陸最

先所遇到的就是他。天猛名公叫阿都拉曼（Abdul Rahman），原住在馬來半島的內陸，於一八〇六年就職，後於一八一一年越過柔佛海峽，移寓在新加坡島上，隨從人等大約有一百五十餘人，就在新加坡河口建立了一個村落，當時命名為「甘榜天猛公」。從此他不但是這

個甘榜的統治者，同時還統治着整個新加坡島和廣大的柔佛州。天猛公原是個有權有勢的人物，其權力不僅伸展到政府方面，而且恰同東方一般君主一樣，實際是所領國土的所有者。他不僅已領有柔佛而控制之，同時他還是柔佛、廖內和林加三邦蘇丹的重臣，他的尊銜「天猛公」，其意即為「首席內務大臣」。



士爵士佛萊

天猛公的銜頭雖頗不小，但不可誤會他是甲第連雲和聚寶成山的王侯。原來當年天猛公屬下的柔佛子民都是一貧如洗的，住在疏落的甘榜裏，被長達數哩的沼澤地及莽林所阻隔，老死不相往來，就是天猛公府所在地的甘榜天猛公，也祇是一個竹籬茅舍的小村落，屋前屋後但見少數雞羣在地上覓食，此外還點綴着十來個高聳的椰樹。據歷史資料所示，甘榜天猛公曾是個不毛之地，不會出產任何食糧，村民但賴種植菓實和捕魚爲生，以此甘榜生活也還算相當寫意。

甘榜附近的新加坡河上，早已有名爲俄郎羅越（Orang Laut）的海民定居，當年他們還是原始的土著民，以舟子爲家，沿着海岸線覓取食物以營生。在島上內陸的盡是小山巒，却爲曠古的森林所包圍，早有些外邦人前來移植，在幾處甘蜜園裏，已有少數華籍人士於獲得天猛公特許後，在那裏過着拓荒者的清苦生活。

甘榜天猛公距離新加坡海峽約有五哩之遙，當年新加坡海峽也曾有許多由中國、印度及歐洲往返的通商海舶過境，甘榜中人都知道有這些海舶來來去去，因爲他們時不時划着小舟前往出賣鮮魚和海龜。但賣魚生意並不見佳，因爲海舶遇到了順風，船長怕就誤了時日，便揚帆駛去，往往過門不入。但這些馬來漁民也是絕頂聰明的，他們便把小舟繫在海舶一旁，儘管在乘風破浪中，小舟被海舶拖出水平線上，他們還一樣跟船上人討價還價做一筆肥厚的

買賣。實際上，這些海舶是極少到新加坡海岸來的，每年還祇有中國商船到新加坡來一回，專為載運華人在山頂上種植的甘蜜出口。

×

×

×

×

×

天猛公府比較甘榜中一般亞答厝大一點，說是「府邸」無寧還太過於誇張，但因其背河面海，附近又有些蒲桃花樹（Jambu trees），較遠處就是黑壓壓的森林，倒也風景宜人，天猛公照例在他府邸的陽台上，憑欄眺望這個在睡夢中的村落，或則遠觀海灣外他的漁民飽載歸來。就在一八一九年一月廿八日黃昏時節，天猛公閒坐着在聽甘榜兒童嬉遊中發出的笑樂歌聲，却想不到這一晚就敞開了新加坡島歷史的另一新頁，一覺醒來，島上生活進入了一個劃時代的世紀。

約摸在七點鐘時節，有由海峽外歸來的漁家跑到天猛公府來報訊，說發生了新奇事情。說他們曾在海峽向懸掛英國旗的七艘艦船隊出賣魚鮮，當時即引起了天猛公的興趣，趕忙追問他們：

『然則，發生了什麼事情？』

於是有一位老於世故的漁夫說出了一個驚人的故事：『當時有人請我到一隻最大船的甲板上去，他們的頭目在等待我，他問了我很多問題……』